

八
賢
書
札

八賢書札序

自咸豐初元，曾文正公督師討賊，天下智謀雄偉非常之才，雲集颺起。而吾湘人士，咸類聚赴功名，立致通顯，建旄節者相望。獨郭丈意城先生，以貴介弟而不爲達官。然先生深於戎略，湖南巡撫銅山張公、花縣駱公、歷城毛公、陽湖惲公、景東劉公，皆辟爲幕府。軍謀進退，諮而後行。匡危定傾，動中窾會。東征諸將帥，爭走書取決機宜。用平羣寇，至今言運籌轉漕之功，莫不曰：「先生爲多」也。顧其天性恬退，成勞不居，時平身隱，俛仰歌嘯於泉石之間，意殊自得。去年樞密大臣咨問先生於巡撫，蓋

朝廷方欲以事相屬，而先生已前逝矣！哲嗣子澐觀察，蒐理遺書，因檢篋中舊存駱文忠、曾文正、胡文忠、沈文肅諸公，及今相國合肥李公、湘陰左公、大司馬彭公兩江制府曾公所貽先生手札，都爲一卷刻之，而屬

鴻磯

弁言於

首子澣之意，蓋不忍泯其先公所藏，以存父執之風義云爾。後之覽者，因以考知世變，將有感於人才之盛衰，而先生之閔識孤懷，功在當時而不與，亦可以得其概焉。

光緒甲申春暮 瞿鴻禨

八賢書札目錄

駱秉章書札

曾國藩書札

沈葆楨書札

胡林翼書札

李鴻章書札

曾國荃書札

彭玉麟書札

左宗棠書札

曾文正公書札

一

八
意城仁弟左右：王衡臣之世兄來鄉，接展

惠書，頃又接黃宅專丁寄到

賜緘，荷承

札 書 賢
垂注殷殷，至以爲感。目光昏花，自丁未年已用增光鏡，近則雖有鏡而無甚裨益，或看書作字，霧裏采花，濛濛無似，何其憊也！往事之悔，蓋亦以興舉太大，號召過多，公事私事，不乏未竟之緒；生者死者，猶多媿負之言。用是觸緒生感，不能自克，亦由心血積虧，不能養肝。本末均失其宜，遂成怔忡之象。比猶平善，然不憚而餒，難遽言充實也。先嚴葬地，自須急求改卜。

來示所云，蓋古人所稱「利不什，不變法；害不什，不易制」。先君葬域，人

多謂其「兇煞」果若所云，是在害什之科；而利什者，又不可以卒求，斯亦疚心之一端耳！應咨轉詳之件，尚有數件事，月內以病故，諸事廢閣，山中無書吏，須手自料檢，遂爾遲遲，來書須三月十五以前趕辦，今既過期矣。九江竟尚未克林啓榮之堅忍，良不可及；但惜作賊耳！麻城防兵，聞於三月十日小挫一次，信否？令兄初次家報，比想已到，舍弟接其正月十三惠書，知其將住內城，稍避塵囂也。霞仙昨在舍間，言

閣下當以四月來敝邑，來示約與霞公同枉敝廬，六年之別，得一良覲，欣感何極！掃徑延佇，惟增飢渴。家譜會合詩刻本收到，令弟對聯屏幅，書就奉上，摺扇未寫，目力不耐細字，筆亦退不中書，祈亮之相見有日，統容而罄肅復一一順問。

近安諸希

心鑒！

愚兄曾制國藩再拜

二

意城仁弟左右：臘月中旬，接展

惠書，敬審一切，比想

起居康勝，新社增綏，至以爲慰。粵中……猖獗良可憤嘆！惟夷情

志在通商，稍有損於

國體，當無害於民生；或者許和之後，仍可馴擾，則此方生靈，免遭塗炭耳！厚庵東下，計已早抵南州；或金陵先復，則無需迪庵之繼往任。吾補交周姓銀兩，卽日當緘告時，卿觀察查收。到籍後，應行咨辦者，尙有數事，以在制不敢具公牘，一切停閣，心甚歉仄。頃接孫閩青信，渠以接丁父憂，須由敝處出咨，囑由縣轉詳云云。此法尙妥，擬卽推而行之。凡有應咨事件，呈明本縣，將咨錄入詳內，或亦妥叶。開印後，卽專人赴縣照辦，然已沈閣久矣！筠仙令兄

至周家口後，有信回家否？沿途想尙平安，僕恪守禮廬，諸託安善，惟心血積虧，極罕佳眠，或通夕不寐，目光昏花，看字不能過四葉，回思數年在外，營尤叢集，時用內疚，又壬歲母喪，葬非佳壤，去年葬父，亦非吉域，今歲擬親履各處，求稍可以安吾心者而改卜焉，庶幾少釋歉衷，肅泐布復，順候近祉，諸惟心照！

愚兄曾制國藩再拜
五月十日

三

意城仁弟親家閣下：正月廿日，張亦琴太守專丁來建，接臘月十七日惠書，藉悉一切，卽諭獻歲多祺，閣潭麻吉，至以爲慰。此間賀正摺弁於十九日旋營，接筠公信，知以陳尙書之薦入直。

南齋

召對兩次，

寵眷方隆，而此間已於十一日附片奏請來營，既奪其供奉之美，又奪其分校之差，柳子厚所謂「名爲愛之，其實害之」，諺所謂「騎馬不遇親家，騎牛遇親家」者，耶蕭浚川軍至贛州後，卽赴信豐，以解重圍，凱軍至景德鎮後，臘月十九日，翔岡小挫，與鈴峯部下共亡百六十人，廿七日凱章獲勝，其部下亦亡九十人，正月十七一日，凱鈴又小挫，第五旗之獨紮牛角嶺者，被我撲去營盤，余曾於除夕函告，謂「五旗距凱太遠，恐難獨立」，凱復信言：「旗長可恃」，遂不移也。五旗被撲後，又換三旗紮牛角嶺，余心雖喜其堅剛，而彌益懸懸矣！

閣下與人樹歸去，老湘裴字等營，便不甚通氣，卽如凱章十一夜敗挫，而稟報廿二日始到，翔岡去臘請撤之稟有云：「勿惜一人之殘生，憐此二千之

性命」等語，似僥焉不可終日。僕因批准，即撤而渠續稟，又願俟景鎮克復，再撤十九日之戰，凱未出隊接應；二十七日之戰，翔又未出隊接應，其中是非曲直，均難一一分明。若使

閣下與人樹在此，則凱翔必有私函縷訴，即沅甫舍弟在此，亦較疏通。萬望閣下即約人樹枚村與會，沅弟於二月間同來，至切至禱。舍弟以溫甫之故，在家中多方隱匿，至今尚未說破。目下恩卹已至，想不能再匿。正在哀禮紛煩之際，又先嚴改葬事未妥，家叔病未痊，能否速行，尚未可定。僕此次函催之矣。凱章既在險危之中，自當謀所以濟之振之。現派彭山、岷調兵六百，喻吉之、余星煥等添勇一千，朱雲崖添勇二百，張岳齡添平江勇一千二百人。俟其到時，先換二千人赴凱章處助剿。將來另求一統領，添打一支。現向耆中承索餉，雖不可必得，然不得不放手一辦也。順請

台安！

國藩頓首 正月廿三

此次未寫季公信，祈一送閱。

四

意城仁弟親家閣下：二月初九接

惠緘，知尚在鄉未晉省也。此間一切調度，俱次第緘告左季公，自可徐達尊覽。此次亦有書詳布季公，祈一索

閱。翔岡初六日來見一次，愧悔之情與憤發之志，似終足有爲。此次大段之錯在翔，一日之錯實在凱，今曲直了然矣！若

閣下與人樹在此，當早了然也。季公書言

閣下仍當出軍入局，湘中維繫之殷，不問可知。目下却望

閣下來此一行，能挈枚村同來更妙。否亦須偕人樹來也。四月以後，沅甫必到，筠公亦至，則

閣下可飄然遠引矣！千萬！千萬！無遲！無遲！此間購得佳書數十種，若非親舉玉趾前來領取，不可得耳！復請

台安，不一。

姻愚兄曾制國藩頓首二月十一日

五

意城仁弟親家閣下久未得

惠書，只增馳系寶郡城內外各營，被賊大圍包裹，殊深焦灼。黃州派來之五千三百人，聞已渡湖，希庵想已率之而南矣！此間景德鎮於十四夜克復，而浮渠城尚未退出，不知別有詭計否？各營皆小心謹慎，追剿當無他慮。如果賊蹤遠竄，寶城仍不解圍，當謀派人回援耳！前專戈什哈至浙江，頃於十二日回撫，接邵位西信，并所作共房侍講墓志，茲照抄專呈。又國藩作孫太公墓表一首，芻言序一首，附呈，祈

與
 妥交孫宅，或代謀刻印，又銀百兩，卽前所云「以半贖襪，以半刻書」者，祈

仲雲兄妥爲經理，其芻言全冊，擬再寄位西一閱，故未附還。肅布一二，順問
 台安。不一。
 姻愚兄曾國藩頓首。六月十八日。

六

意城親家大人閣下：廿三日接初八日

惠緘，知霞仙往訪山居

漢游之歡，至慰至慰！凱章已於十一日至江西省城，次青十二日亦至，待其
 抵徽，當以鮑李張三公，由石棣涇旌三路救援寧國矣。廣德州於十四日收
 復，季翁到，卽由廣德進勦蘇境。此間一切取辦於國藩與少荃二人之手。少
 荃八月赴淮揚辦水師，以後僅鄙人獨爲之，萬不能給。

親家既不入蜀，千求速來一助。八月底到營，幫我三月，年終歸家，決不食言。求之不可必，惟有高聲唵佛而已。順問

台安！

國藩頓首。七月廿三日。

七

意城仁弟親家大人閣下：初二日接七月十八日

惠緘，并密封副書，敬悉一切。鄒曹彭三君頃又咨催加札，祈代催速來。樹堂告假歸觀，一月即來皖南，亦請催之。暫留駱帥之舉，得固叟書，尙爾躊躇。次日聞嘉興師潰，浙江危急，遂亦冒昧陳奏。鄙性謹慎，爲

閣下所稔知；此次忽爲度外之舉，爲大局計，非得已也！若果邀

俞允、雲仙親家或可出佐駱帥之幕，仍求

閣下前來相助。頃幼丹信來，不願做官，但願出佐敵幕，仍每年歸省一次。

閣下若惠然肯來，亦可每年一歸，燕鴈代飛之候，鴛鴦少獨宿之時，此亦天下之至恕也。

閣下豈有意乎？鄧小耘、羅寶垣，均以咨札調之，能來與否不可知，且先廣爲搜采，「所謂取之欲博，用之欲慎」也，仍祈

閣下採訪彙薦，至懇至懇。東征局擬與潤帥剖分而食，蓋以鄂餉近日極絀也。天數地數，稍遲當如法炮製，恐難償所願。次青初七到祁門，凱章初十可抵旌德，春霖尙未到，其部下日內當有仗開，殊不放心。浙賊近日無警信，并聞卽問。

台安！

國藩頓首。八月初一日。

八

意城仁弟親家大人閣下：舍弟至，得賜書，敬悉一切。蜀中爲古來兵交所必

爭，

屢緘諄諄以此爲慮。今聞叙州囑匪作亂，連陷四縣，郡城亦有不守之謠。若使石逆入蜀，乘機煽誘，爲禍正自不淺。六萬人分三道入皖，

老謀自是切當。特鄂中實無此氣力，現擬以國藩任第一路，由石牌規安慶

……由太潛取桐城，潤帥任第三路，由英靈取舒城，希庵任第四

路，由商固、六安以圖廬州。而潤帥既牽於吏事，糧事難以出境，希庵又以母

病不能遽來，則四路之說亦恐徒託之空言。而河南、粵捻叢雜，東至清淮，西

至確山，二千餘里，無一乾淨之土。袁午帥數請鄙人由商固繞出懷蒙以北，

自揣棉力，實有未逮。楊厚庵新受池州，韋賊日之降，欲僕速往主持其事，亦

以才薄不敢任也。賤軀日益孱弱，又已不如去歲聞雨三漱六兩親家相繼

淪謝，益增中年之感。所幸鄂省官紳毫無猜嫌，差用自適。順候

台安！

國藩頓首 十月十三

九

意城仁弟親家閣下：十六日接初八夜

惠緘，二千里外寄墨，領四紙，謂之不謬，可乎否也？彭雪琴於凡覆過之公牘，將來文一概焚毀，謂之不達，可乎否也？凱章一軍，似有速來之象，大歡大慰，鄙意總求拒賊於皖浙，不令闖入江西境內，則江浙并受其福，果然，吾惟子之德，不然，亦惟

子之怨矣！季公在浙，足當數面，誠如

尊指，國藩惟想其來皖一次，一則商定大概規模，一則欽奉

諭旨，亦須面面俱到，如其世兄尚未全愈，亦未敢遽以相強也。次青任防剿於衢信，筱泉辦牙釐於江西，少荃辦水師於淮揚，國藩左右，仍是孤單介特，予立無助。季公若不遽出，即求